



論語古義

經
七十
冊
四
一

□ 12
898
1



仁12
門 898
卷 1

孔子因世末魯
至二十二年庚戌
二月庚子生
比於衰公
帝平玉
子聖子先聖人
凡四十年沖後
之

刊論語古義序

昔者夫子生乎衰周之季。躬天縱之資。立生
民之極。祖述前聖。討論墳典。其道之大德之
盛。互今古而莫之比也。其遺言微旨之託于
後者。門人弟子。謹而備錄。名曰論語。固經中
之一王。百家之權衡也。聖而前乎此者。不經
其品章。則萬世無以識其為聖。賢而後乎此



刊論語古義序
王可八
四月二日
林內
氏

言言下事
者不_レ就其折衷則萬世無以辨其言行事實
之爲孰得孰失也言其大也則猶天地之圃
萬象而品彙莫不罔羅乎其中言其近也則
猶布帛菽粟之切于民用而一日不資則不
能以爲人斯道之蘊奧學問之階級固具於
其中而不待復求之於其外矣自漢而後疏
解註述之繁非不精且詳也然徒視以爲平

月能之

實法語而非鉤玄探蹟之至論應酬常談而
非統宗會極之要言則雖不能不沿解以泝
經亦不可以不原經以審註焉大抵聖人之
道務實故其教人每就日用行事之實示之
是非得失而未嘗使之求心于一念未萌之
先也今且舉其大者二十篇中鉅細畢舉而
其要莫仁爲大也後之所謂仁者以寂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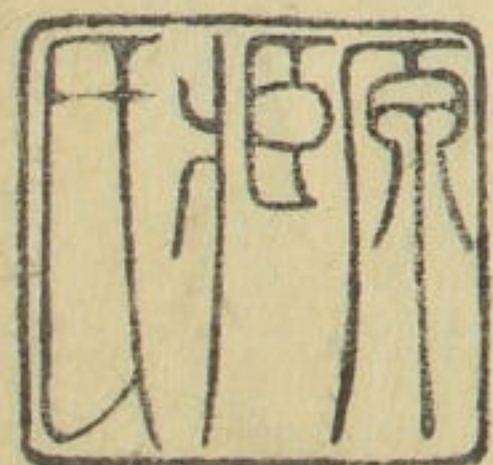
論語下
動解覺解愛之理。為仁之體。以測隱之發乎
心者。為仁之用。而以其著乎行事。澤物利人
實迹之可見者。為仁之施。於是仁分為三截。
而其用功全在乎屏欲閑邪。湛乎瑩乎。以復
靈覺不昧之初。則澤物利人之功。乃其發見
而仁之粗者也。而質諸先聖之言。則所謂仁
也者。唯一而已矣。而主實故其利澤恩愛之

及物者。雖有生熟大小之差。皆可以謂之仁。
而安則為仁者。利則為智者。假則為霸者。依
則為人。違則非人也。所以其用工之方。義以
配之。禮以節之。智以明之。或忠或敬或恕。能
敦其積。而後可以為仁矣。而語其本。則孝弟
之心。乃所謂知能之良。而至於仁之基也。若
夫至於不動之初。未萌之際。則聖人固無其

論語古義
說矣。推之百行。莫不皆然。昔吾先人夙志聖
學。社席經典。服膺遺訓。唯信夫子之為曠古
一人之聖。此書之為曠古無上之經。晝誦宵
繹。參究訓傳。恍然自得。始覺後世之學。與古
人異。齒未強仕。已艸此解。杜門卻掃。日授生
徒。不復知世有聲利榮華之可羨。改竄補緝
向五十霜。稿凡五易。白首紛如。冀傳聖訓于

後昆。託微志于汗青。瑣義未說時。有出入。則
蓋亦不暇校矣。胤也不肖。夙受其分數。奉以
周旋。不敢失隊。徒知讀父書。而欲傳之同志。
爰命鉞梓。以垂不朽云。

正德二年壬辰九月日京兆伊藤長胤謹敘



魯論古論語者出自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
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
亦注之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
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後漢包咸周氏並為
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
齊古為之註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諸儒之說並
下己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

維楨按鄭氏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程子曰
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
以子稱愚以謂此特謂撰夫子之語而已至諸子

之語未必盡然蓋論語一書記者非一手成者非
一時何者除有子曾子外閔子冉子亦以子稱而
諸子之語曾子最居多子貢子夏次之學而一篇
三載有子之語而子張篇多記子張之言則知夫
子之語皆成於游夏等所撰而諸子之語則各出
于其門人之所記然要之編論語者亦游夏之傳
而已曾南豐日記一典者臯夔之徒即此意而自
宋興以來說論語者蓋數百家然而多出其意見
淆以佛老之說則不可據以為信唯漢儒之說猶
為近古蓋不失傳受之意故此書出入注疏者為

多而於諸家之說獨取其所长并加裁定其意味
血脉則竊附臆見云

又曰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正續集
之類乎蓋編論語者先錄前十篇自相傳習而又
次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故今合為二十篇云何
以言之蓋觀鄉黨一篇要當在第二十篇而今嵌
在中間則知前十篇既自為成書且詳其書若曾
點言志子路問正名季氏伐顛史諸章一段甚長
及六言六蔽君子有九思三戒益者三友損者三
友等語皆前十篇所無者其議論體制亦自不與

前相似故知後十篇乃補前所遺者也

綱領

何川程子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
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又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本
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
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
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
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

之意可見矣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維相按論語一書萬世道學之規矩準則也其言至正至當徹上徹下增一字則有餘減一字則不足

道至乎此而盡矣學至乎此而極矣猶天地之無窮人在其中而不知其大通萬世而不變準四海而不違於乎大矣哉其語道則以仁為宗以智為要以義為質以禮為輔其語教人則曰博文約禮則曰文行忠信而總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是其標的也雖後有聖者出亦不能易此而宋儒說論語專以仁義為理而不知為德之名以忠信為用而不為緊要之功甚者至於以論語為未足而旁求之他書或假釋老之說以資其言說其不得罪於孔門者殆鮮矣

又曰夫子以前雖教法略備然學問未開道德未明
直至夫子然後道德學問初發揮得盡矣使萬世
學者知專由仁義而行而種種鬼神卜筮之說皆
以義理斷之不與道德相混故謂學問自夫子始
斬新開闢可也孟子引宰我子貢有若三子之語
曰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蓋諸子嘗得親炙夫子而知其實度越乎羣
聖人而後措詞如此愚斷以論語為最上至極宇
宙第一書為此故也而漢唐以來人皆知六經之
為尊而不知論語之為最尊而高出於六經之上

亦非
所步

或以易範為祖或以學庸為先不知論語一書其
明道立教徹上徹下無復餘蘊非他經之可比也
夫子之道所以終不大明於天下者職此之由愚
賴天之靈得發明千載不傳之學於語孟二書故
敢臆鄙見不少隱諱非臆說也

又曰夫道至正明白易知易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
可須臾離故知之非難守之為難守之非難樂之
為難若夫高遠不可及者非道隱僻不可知者非
道何者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也
一人知之而十人不能知之者非道一人行之而

十人不能行之者非道何者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也苟知此則識吾夫子之德實度越乎群聖人而吾夫子之道高超出乎萬世焉中庸曰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贊夫子之德之學之功云然若夫高遠不可及隱僻不可知之說考之於三王則謬建之於天地則悖推之於人情物理則皆不合可見宇宙之際本無此理而誣道之甚者也夫窮高則必返于卑極遠則必還于近返卑近而後其見始實矣何則知卑近之可

恒居而高遠之非其所也所謂卑近者本非卑近即平常之謂也實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而人倫日用之所當然豈有高遠於此者乎彼厭卑近而喜高遠者豈足與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哉學者必知此然後可以讀論語矣

又曰欲學孔孟之道者當知二書之所同又知其所異也則於孔孟之本指自瞭然矣蓋天下所尊者二曰道曰教道者何仁義是也教者何學問是也論語專言教而道在其中矣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矣其故何諸曰道者充滿宇宙貫徹古今無

處不在無時不然至矣然不能使人自能趨于善
故聖人爲之明辨倫倡仁義教之詩書禮樂以使
人得爲聖爲賢而能開萬世大平皆教之功也故
夫子專言教而道自在其中也而至於孟子時聖
遠道湮異端蜂起各道其道莫能統一故孟子爲
之明揭示仁義兩者而詔諸後世猶晝夜之五行
寒暑之相代無偏無倚煥如日星使人無所迷惑
七篇之內橫說豎說其言若異而無一非仁義之
旨而其所謂存養擴充居仁由義之說皆以教而
言故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也二書之言如有

所異而實相爲用此其所同也此二書之要領學
問之標的若於此欠理會卒不能得孔孟之門庭
學者審諸

又曰孟子稱倡性善之說爲萬世道學之宗旨而孔
子不言之者何哉蓋人能從教則隨其所志所勤
皆可以至於聖賢而性之美惡不暇論焉故雖無
性善之說可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自衆
人至於堯舜其間相去奚翅千萬而夫子謂之相
近者則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故雖不
言性善而性善自在其中矣謂夫子不言性善者

非也孟子本以仁義為其宗旨而其所以發性善之說者蓋為自暴自棄者立其標榜使知所本耳蓋道至尊而教次之而其盡道受教者性之德也若使人之性如雞犬之無智焉則雖有善道莫得而入雖有善教莫得而從也惟其善故能盡道受教而之善也輕此孟子所以為自暴自棄者發性善之說而亦莫不以教為要何者倘專任其性而不學以充之則眾人焉耳愚人焉耳其卒或為桀紂而止故曰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皆言性之不可恃也專謂孟子倡

性善之說為道學之宗旨者後世學務虛遠視性甚高之所致而非孟子之本旨也

論語古義總論畢

至也蓋其道愈大則識之者愈少是君子之所以不慍也

此夫子自言其意中之事以勸勉人也言適其心則悅遂其願則樂皆人情之所同然而人未知誠悅樂也君子者人之所仰慕而人未知誠君子也故學而時習則所得日孰是為誠悅矣有朋自遠方來則善與人同是為誠樂矣而至於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入而不自得焉則不啻免為鄉人是為誠君子矣而朋來之樂不慍之君子皆由學而得焉則學之為功不其大乎夫子所以為天地立

道為生民建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亦學之功也故論語以學之一字為一部開首而門人以此章置諸一書之首蓋一部小論語云

有子曰其為人也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子孔子弟子名若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亂謂

逆理亂常之事也言孝弟之人不待學問君子務本

自不為不善也蓋明孝弟為本然之善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務專力也本猶根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生生不已也孝弟者其至於仁之本歟故為仁者以孝弟為本則仁道充大而足以保四海也

此章總贊孝弟之為至德也蓋其為人也孝弟者其性之最美而近道者也則其必無犯上作亂之事可知矣此則進德作聖之基本而可以至於仁矣仁者道也孝弟者其本也苟自此本而充之則所謂道者生生不已猶有源之水導之而放于四海有根之木培之則可以參天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知道云者乃指仁也而孝弟其根本也編者以此置諸首章之次蓋明孝弟乃學問之本根也有旨哉

論曰仁者天下之達道而人之所不可不由焉而行者也而循其本則人性之善具此四端苟知擴而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言相符蓋孟子祖述之也先儒之說以為仁義者人性所具之理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若如其說則仁體而為本孝弟用而為末於是與有

子之言似相柄鑿故曰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然既曰其為人也孝弟又曰本立而道生則其以孝弟為仁之本可知矣然則孟子以仁義為固有者何也蓋謂人之性善故以仁義為其性也此以仁義名性也非直以仁義為人之性也毫釐千里之謬正在于此不容不辨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是偽為耳何仁之有

巧好令善也鮮少也言好其言語善其顏色致飾於外則

孔門之教以仁為學問之宗旨而平生受用莫不從事於此故不言道不言德或以仁命之如此章是也蓋德以仁為主而仁以誠為本剛毅木訥質乎外而實乎內故曰近巧言令色似乎外而偽乎內故曰鮮其辨誠偽於幾微之間至嚴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三省如三復三令之類丁寧反復而省其身也凡三字在句首者為三次之義如三復自圭三以天下讓是也在句尾者為數目之字如君子所貴乎道者君子之道者三是也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孔氏曰忠謂盡中心信實也何氏曰傳不習乎言凡所傳授之

論語古義 卷之二
事得無素不講
習而妄傳乎

此曾子於此三者常常無忘於心又每日三次竦
動興起自省其身若此蓋斯三者皆爲人不苟之
事曾子以此自省其身則古人所以脩身者專以
愛人爲本故其所自省者亦在爲人而非如後世
之學以絕外誘屏思慮爲省身之要也可從而知
矣

論曰古者道德盛而議論平故其修己治人之
間專言孝弟忠信而未嘗有高遠微妙之說也

聖人既沒道德始衰道德始衰而議論始高及
乎其愈衰也則議論愈高而去道德愈益甚矣
人唯知悅議論之高而不知其實去道德益遠
也佛老之說後儒之學是已蓋天地之道存于
人人之道莫切於孝弟忠信故孝弟忠信足以
盡人道矣若曾子之言後世學者孰能識其造
於至極而無復可加者乎哉觀後篇答孟敬子
將死之語與此章意若出一轍則知此章蓋出
於其晚年而非初年之言也然則曾子一生之

學謂此章盡之可矣先儒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者亦非淺知論語者也

車士乘馬足

家來凡七十二人

節行三程能事公

制度 身子相合事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事而信者敬慎民事而信以接下也人通臣民而言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本在於所存而非專任政事也

治千乘之國其事固難而其功最大矣然以此為本則亦無難治者即孟子所謂事在易之意○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

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特別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不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汎廣也眾謂眾人言廣愛眾人無所憎嫉也仁謂仁者言親近有德之人也餘力猶言閒暇以用也謂用閒暇也文者先王之遺文言孝弟謹信汎愛而親仁則修身之本立矣而其有餘力則亦考遺文以驗其所行之得失也

遺文先王從
曾嫉
驗

此言學問當慎其初也孝弟者人倫之本謹信者
力行之要汎愛親仁者成德之基餘力學文者亦
就有道而正焉之意言在為弟子時果能如此則
學自正德自修而終身之業得矣

論曰凡學須慎其初所入一差必貽終身之害
後世學者不知以德行為主而專以學文為事
故其卒也必為異端俗儒之流蓋古者以德行
為學問故學問既成而道德自立見聞益廣而
躬行益篤矣後世以德行為德行以學問為學

記誦書物見強事

文詞

問故既學矣而又脩德行以副其意故每有文
學勝而德行不及之患矣或有未及德行而流
至於記誦文詞而止者矣其初之不可不慎也
如此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變易顏色言好善之有
誠也致猶委也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子夏言學者
求如是而已苟有如是之人雖或疎
譽為學我必謂之既學道之人矣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

外似而內實偽言是而心反非難與並為仁者
有矣色取仁行違者有矣後儒徒知持敬而不
夫以主忠信為要亦獨何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而不忽者用慮之周也慕遠而不遺者好善之厚也上之所好如此則下民化之而無所不厚也

世之不知道者必速目前之近効而忽於慎終習
末俗之苟簡而遺於追遠如此者其所以自修者
既薄矣何以能化其民使之歸厚邪然則其為國
亦可知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此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九子貢弟子今據此章及後篇問子貢章為子貢弟子為是抑語辭子禽見夫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政而怪其感應之速故問若此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平厚也良易直也恭致敬也儉無飾也讓謙遜也皆不自高之意其諸語辭也言溫良恭儉讓皆與抗顏盛容以待人者相反夫子雖不有意取人之信然盛德之至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此夫子之求也非若他人之求而後得也

自為高尚者人欽其道之高務為矜飾者人疑其
德之盛天下之通患也若溫良恭儉讓五者皆和

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愚謂子夏得親炙於聖人而篤信深守焉則固當真得聖人之意而今其言如此則聖門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者能得子夏之意而後可以讀書不然則雖文學可觀而與未學之人同可不察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重者厚重威嚴言君子不厚多為當時賢士大夫說故凡稱君子者大類指在位之人而言學則不固孔氏曰固子亦當為學以致其道不然則有蔽固不通之病主忠信主者對賓之稱忠信學問之本故學

輔

必以忠信為上無友不如己者朱氏曰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有損過則勿憚改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難而苟安也

此章一句各是一事皆切要之言也凡論語諸章有直記一時之言者有併錄異日之語者有綴輯數言以為一章者如此章是也蓋孔門諸子綴輯夫子平生格言以作一章自相傳授之也後之學者亦當自佩服焉

論曰主忠信孔門學問之定法苟不主忠信則

復

順易直謙已自卑不足以起人之瞻仰夫子雖以此存心然盛德之至愈抑愈揚愈謙愈光不意取久而人自感之此謂不求之求也嘗告子張曰質直好義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又曰我待賈者也子貢知此故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者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曰志曰行皆以善而言道者指其良法而言父在則唯觀其志于善而已父沒然後其行之善可觀也所志所行既善則可謂孝矣然父沒三年之間乃改作之時於是善奉其道永久無替

焉則為能盡其孝也

夫孝者以立身行道不失令名為本以繼志述事不墜先業為盡故其志行不善則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父沒之後自徇己意改其良法則實不孝之甚矣嘗論孟莊子之孝曰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為難能焉即此之謂也或曰若父之道善則終身守之可也曰三年無改者何哉且為人之父者難保其必皆善如何曰人之父固有良有不良其不良者蓋置而不論夫子特就其良

焉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謂事親之際惟有愉色為難

有事弟子服其

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則也言

服勞奉養乃事親之常未足為孝也

事親之道愛敬為本矣然敬猶或可勉而能至於

愉色則非誠有淡愛而終始不衰者不能故曰色

難先儒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故告之

蓋就子夏之所不足而誠之也○道愈虛則言愈

高德愈實則言愈卑自然之符也故天下之言得

能為其高而不能為卑無其德也若武伯問孝以

下三章天下之言莫與於此亦莫實於此惟孔子

能言之而他人之所不能言焉所以為聖言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夫子與之言終

日之間無一言之違逆如愚者然有聽受而無問難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回也不愚

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言及道其私亦足以發揮夫子之道故夫子深喜

之又言不愚以明前言知之愚者乃其不可及也

此夫子稱顏子不事聰明深造妙契非常人之所

能及也聖人終日之談皆平淡易直無駭人之聽

者而言之凡中人以上各隨其人而不能無良法
故為之子者雖微善不可以不奉行焉三年無改
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可改之也其以
三年言者蓋以過三年而後即已之道不可謂父
之道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

用以也禮記作禮之以和為貴是也和者無乖戾之謂蓋

禮勝則離故行禮必以和為貴

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

行有子先備先王之道以明禮之不可一於和也言若先王之道固雖為美然世有升降時有隆污悉由之而不改焉則有所抵牾而不行矣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

此承上文而言禮之不可一于和也言知專貴和而不節之以禮則委靡頹敗亦不可行猶雖先王之道然小大由之無所取舍則有所不行也

和者美德而禮之所貴也故人皆知貴之而不知其所弊亦在於此蓋道之所廢必生於所弊所弊必生於所貴能視其所弊而早反之為難故曰不以禮節之則亦不可行也可謂明且盡矣

論曰舊註曰禮之為體雖嚴然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蓋體用之說起於宋儒而聖人之學素無其說何者聖人之道不過倫理綱常之間而

言言一...
各就其事實用工而未嘗澄心省慮求之于未
發之先也故所謂仁義禮智亦皆就口已發用工
而未嘗及其體也唯佛氏之說外倫理綱常而
專守一心而亦不能已於人事之應酬故說真
謙說假諦自不能不立體用之說唐僧華嚴經
疏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也其說浸淫乎儒
中於是理氣體用之說與凡仁義禮智皆有體
有用未發為體已發為用遂使聖人之大訓支
離決裂為有用無體之言且說體用則體重而

用輕體本而用末故人皆不得不捨用而趨體
於是無欲虛靜之說盛而孝弟忠信之旨微矣
不可不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朱氏曰信約信也復踐言也孔氏曰宗猶敬也言信思雖善然不合于義禮則必有其弊既近于義禮矣又因而與入不失其和則亦可宗而敬之非止言可復遠恥辱而已也
禮義者人之大閑而百行之所取法也故大人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之所在所以信近於義然

後其言可復也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所以恭近於禮然後能遠恥辱也苟能如此則固可謂善矣然硬守堅執不近人情則亦未為至也故因有此質而亦能與人交不失其親則其學問之熟道德之成既有所守而亦能有容所以亦可宗也與前章禮之用和為貴章意相同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不求安飽專心致志而汲汲於求道也敏於事者急於行也慎於言者不妄言也又不敢自是也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真好學矣

子貢

此言君子不可不務學也夫好學之益在小人猶為大況在居大位執大事者乎故以好學為君子之美稱今夫不求安飽而慎其言動則固可美也然學最難講而道最易差苟師心自用不就有道之人而正焉則是非取捨無所涇渭殆誤其一生者多矣故必就有道而正而後可謂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諂佞悅也驕矜肆也子貢以此為至故問以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可者質之而有所未盡之辭言無諂無驕則固知自守矣然處貧富而無過耳不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之飽德樂

任者
任人

道而不首知其
貧富之為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澳篇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及聞夫子之言又知學問研究之無窮故引詩以贊之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則自能知將來之變化也詩之妙變化無窮隨取隨有非告往知來者則不能盡詩之情夫子到此始知唯子貢之可與言之也

學者不以貧為憂而後能樂不以富為樂而後能好禮適見其飽德樂道而不知貧富之為貧富也

蓋貧而樂顏子其人也富而好禮周公其人也但貧而樂者即富而能好禮富而好禮者必貧而能

樂非有優劣易地皆然

論曰詩活物也其言初無定義其義初無定準

流通變化千彙萬態挹之而愈不竭叩之而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為之高卑者見之而為之卑

上自王公大人下至於田夫賤隸吉凶憂樂悲歡榮辱各莫不因其情而感通唐棣之詩夫子以明道之在乎至近旱麓之章子思以示道之察乎上下古人讀詩之法蓋如此若今經生唯見詩之訓詁事實如何便了則詩之旨委地矣

樂非有優劣易地皆然

論曰詩活物也其言初無定義其義初無定準

流通變化千彙萬態挹之而愈不竭叩之而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為之高卑者見之而為之卑

上自王公大人下至於田夫賤隸吉凶憂樂悲歡榮辱各莫不因其情而感通唐棣之詩夫子以明道之在乎至近旱麓之章子思以示道之察乎上下古人讀詩之法蓋如此若今經生唯見詩之訓詁事實如何便了則詩之旨委地矣

見詩之訓詁事實如何便了則詩之旨委地矣

見詩之旨委地矣

見詩之旨委地矣

見詩之旨委地矣

見詩之旨委地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言學者當不患人之不知己之

善而患己不知人之善也蓋非善有於己則亦不能知人之善故君子以為患也

晏嬰之賢而不知孔子荀子之學而不知子思孟子甚乎不知人之為患也若鮑叔之知管仲蕭何之知韓信似矣然未也非孔子則不知堯舜之當祖述焉非孟子則不知孔子之聖生民以來未嘗有也斯之謂能知人也難矣哉

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德者仁義

禮智之總名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移也其向也言為政以德則其象猶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此言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也若夫不知為政以德徒欲以智力持之則勞攘叢蔭愈理愈不理此古今之患也後世講經濟之學者不知斯之務徒區區求於儀章制度之間鄙哉○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言詩之為經雖其教無窮然不過使人之所思無邪曲耳

思無邪直也夫子讀詩到此有合於其意者故舉而示之以為思無邪一言足以蔽盡詩之義也夫詩夫子之所雅言則豈徒蔽三百篇而已哉雖曰蔽盡夫子之道可也

論曰仁義禮智謂之道德人道之本也忠信敬恕謂之脩為所以求至夫道德也故語道德則以仁為宗論脩為必以忠信為要夫子以思無

邪一言為蔽三百篇之義者亦主忠信之意先儒或以仁為論語之要性善為孟子之要執中為書之要時為易之要一經各有一經之要而不相統一不知聖人之道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其言雖如多端而一以貫之然則思無邪未一言實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之以德者孟子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梯之義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正也言民有所羞恥又能自修而歸于正也

道之以政者禁其邪志齊之以刑者繩其犯法皆以法而不以德故雖使民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息也道之以德者養其德性齊之以禮者勵其行義皆以德而不以法然民有所觀感羞恥而雖使之為惡而不敢為蓋政刑之功雖速而其效小也德禮之效似緩而其化大也其效小故治遂不成其化大故其治愈久而無窮此風俗醇醜之所由分國祚脩短之所由判王霸之別專在于此

先王非偏恃德禮而廢政刑也特其所恃者在此而不在彼耳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謂之道志

於學者欲以其道修己三十而立立者自立于道也

治人為天下開太平也四十而不惑不惑謂心之所思欲自

變移搖動也五十而知天命天者莫之為而為命者莫之致

惑字六十而耳順耳順者毀譽之來耳受而不逆也言向

可以獲乎天惟德可以膺乎命知此則務於自脩而

不萌一毫希望之心此智致其精而學到至處也七十而耳順也雖已知天命然毀譽之入于耳猶有

所礙然到此則一切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法度之

器所以為方者也雖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 過於法度蓋聖而不可知之境道與我一也

此夫子自陳其平生學問履歷以示人也先言其志于學者蓋言雖聖人之資必待學問然後有所至以歸功於學問也自立而至於不踰矩是其效也夫聖人生知安行而其有階級者何哉道之無窮故學亦無窮唯聖人極誠無妄日新不已自少到老自不失其度故能覺其進而自信其然蓋人之於一生自少而壯而老年到于此則其智自別

雖聖人之資不能無老少之異焉則又不能無老少之別猶天之有四時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其寒煖溫涼自應其節此即聖人生知安行之妙而所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也徒曰為學者立法者非矣

論曰孟子既歿斯道不明乎天下世儒之所講求者不過訓詁文字之間及宋氏興鉅儒輩出崇正黜邪漢唐之陋為之一洗其功固偉矣然當時禪學盛行以其遺說解聖人之旨者實為

不少於是專貴一心而以明鏡止水為脩身之
極功胡氏云一疵不存萬理明盡隨所意欲莫
非至理是也夫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心之不可恃而不可不道以存之如此故
夫子之聖猶至七十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蓋
聖德之至從容中道而非一疵不存萬理明盡
之謂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無違於禮也

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

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又恐懿子不達無違之旨故語樊遲以發其意

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以禮之為孝猶或知之至於葬祭以禮之為孝則其所不能知焉故夫子為懿子丁寧之也

夫孝者不以飲食奉養為至而以立身行道為要
故生事葬祭皆無違于禮則孝親之道盡矣蓋富
而好禮善之至也懿子魯之世卿而民所具瞻故
夫子以此告之況生時之孝猶易為力至於沒後
之孝則非躬自盡道尤其先業垂裕後昆者則不
能故曰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實孟氏之藥石哉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人子事父不若疾病之最為所憂也

父母已老則侍養之日既少況一旦染病則雖欲為孝不可得也故以父母之疾為憂則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愛慕之心無所不至雖欲不為孝得乎所以警武伯者深矣○武伯父子俱為魯之卿而告懿子者其義大矣告武伯者其意切矣告懿子者蓋夫子之特旨而非常人之所能及故重告樊遲丁寧之學者當深詭焉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便養謂飲食供奉也敬者敬其事也言古人所謂孝者其事固大矣在當時人唯謂能養為孝亦未為不可也然子弟婢僕以至於犬馬之賤皆有其養之而不使其至於死苟養親而敬不至焉則與夫養身賤者何所分別乎所謂敬者左右使令晨省名定至於飲食衣服寒暖之節敬而不怠是也

此夫子因子游之問而戒世之事親者多流於不敬而不自知也觀今之孝者可見矣聖人答門弟子之問面就其人之病而警之然又或有因門人之問而廣為世戒者若此章是也不可執一而泥

聞者顏子聰明一聞之則實有以知其包天地貫古今無復餘蘊不啻若口之悅芻豢故其所與言者不待問辨詰難而發露乎言行之間猶泮木之經時雨而敦然興起非若他人聽了便休也夫子及乎省其私而便知其然故曰回也不愚重歎之也夫其智之可見者智之未深者也智而不可見乃是智之最深者也譬諸川流之淺雖其勢駛漲猶或可涉淵海之深汪洋乎不可測也所謂如愚者是也非去智絕聖昏默守愚之謂其不事聰明

是其智之所以愈深也

子曰視其所以

朱氏曰以爲也爲善爲君子爲惡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此

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

察其所安

察則

託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矜持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

君之於臣人之於朋友其所倚賴甚大不可不慎

所擇夫人之難知堯舜其猶病諸至佞似才至奸

似直諂諛者似忠矜持者似德故我明不足以察

之則必至於以黑爲白以枉爲直小人爲君子君

子為小人而政事日非身辱國亾可不懼哉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温尋也温故而知新者尋繹舊聞而時有新益也

此言師道之甚難也人之為學不温故則必忘其所能不知新則無得其所亾蓋天下之事無限而天下之變無窮苟能尋繹舊聞而復有新得則應之愈不竭施之當其可而後可以為人之師矣夫師者人之模範也人材之所由成就世道之所由維持以常帶之賤與人君並稱其責甚重其任甚

大可不謹乎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用而有適之謂言君子之德可大用而不可小用

君子雖道宏德邵無施不可然或有於事不能者若孔子不學軍旅不能辭命之類可謂不適其用矣然而論聖人之才之德則不在是故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若夫廣綜眾藝精幹小事者人之所悅而致遠恐泥不可以此論君子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張氏杖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言之

言言一不事
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
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
之歸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皆偏也比偏黨也皆就所與

入親厚之而言之

此言君子小人用心之別也學問之要在辨君子
小人趣向如何否則欲為君子而反為小人之歸
者多矣論語每以君子小人對舉而論之者蓋為
學者示其嚮方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稽於古訓之謂學求于己心之謂思會天下之善
而一之者學之功也極深研幾與鬼神同功者思
之至也學之功也實思之至也神學而不思則實
無所得故罔思而不學則師心自用故殆是故非
思則無以能學非學則無以達思兩者相待而後
得成也又曰古之學者所思多於所學今之學者
所學多於所思而古人所謂學與今人所謂學者
亦大異矣此亦不可不察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治也異端古之方語謂其端相異而不也言不

用力於根本而徒治其端之所異則無益而有害也

言學問之道用力其本則末自治焉徒脩其末則必遺其本必然之理也後世之學不用力於道德仁義而徒從事於記誦詞章爭其多寡較其短長此亦攻異端之類焉耳本末倒置輕重易所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

論曰異端之稱自古有之後人專指佛老之教為異端者誤矣孟子之時或稱邪說暴行或直

稱楊墨之徒可見其時猶未有異端之稱若夫佛老之教即所謂邪說暴行而亦在異端之上豈待攻而後有害耶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性剛以盡知天下之事為知故夫子告之曰汝所為知之者未必真知之今誨汝知之者乎其所知者自以為知所不知者便以為不知是謂之知也蓋知者務知其所當知者而不知而無益者不必求知之以其不在盡知天下之事也

天下之事無窮而一人之知有限況事之多端有可得而知者矣有不可得而知者矣欲知不可得

而知者則失之鑿矣雖可得而知者欲盡知之則
流于濫矣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不以
盡知天下之事為知故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
徧物急先務也是堯舜所以為大聖而學者所當
取法也後之儒者動欲盡知天下之事是欲能堯
舜之所不能其得為智哉

子張學于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張名師于也朱氏曰祿仕者之俸也

子曰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呂氏曰疑者所未信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祿在其中者謂不為人所棄而衣食自給也非必指受穀而言之也

得于學問者深而周得于見聞者近而實子張既
知學故夫子舉得于見聞者告之蓋多見聞則足
廣其智而有所則微而亦必闕疑殆而慎言行則
外無受人之尤內無生己之悔言行有實而足為
入之所信孰敢不服從亦孰敢不薦引是祿在其
中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哀公魯君名將時哀公失政而民不服故問之

孔子

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置也諸衆也言舉錯得當則民服否則不服

哀公意以為服民必有術以能之孔子告之以舉錯得當則民服舉錯失當則不服也蓋好直而惡枉天下之同情順之則得逆之則不得非可以術能也故治國之道顧其所以處之者如何耳非可以私意小智濟之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時季氏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包氏曰莊嚴也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

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此章亦與前章同意蓋王者之治以德而不以法其効若迂而其化無窮霸者之政以法而不以德其効若速而無益於治故知治國之本在自正其身而不得以智術為之也康子之意在求速效而夫子之所答專在於自治若使康子達夫子之意其所以治魯國者豈有不得如其所欲邪禮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蓋述夫子之言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半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居官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奚其為為政

書文今見古文尚書君陳篇而無孝乎二字當以此為正孝乎惟孝者美孝之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而施及於有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以居位為為政乎

孝友者人之善行也夫孰不美為亦孰不從焉以此心自脩則身脩以此心治人則人治雖家國天下莫不從焉而家居講學者每有不能為於世之歎殊不知居家理政治可移于官奚以不居官為政為慊乎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

素餐兮孰大於是與居官為政者奚異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言人而無信猶車無此二者豈可得行乎

信者人道之本人而無信則不可以自立於天地之間猶大車之無輓小車之無軌不可以行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一皆由此夫子就其最所易見者以喻人必不可無信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朱氏曰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見

夫子聰明睿智無所不知故問上世之遠可以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言三代之有天下雖各有一代之制然不能盡改入之觀聽故皆因前代之禮而作之惟其所損益者今皆可知而已既往已如此則將來亦不過如此

此言古今之事不甚相遠不可好求迂怪不經不

可窮詰之說蓋世道之變雖相尋無窮然本無有

可愕可怪之事冠以加首履以藉足舟以濟水車

以行陸君尊而臣卑父老而子繼千古之前如此

千古之後亦如此所謂禮也者亦不過因此而損

益焉耳苟以此推之則雖千歲無窮之變皆可坐

而致焉子張之問既涉於怪僻故夫子言此以斥

之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論者謂饋近鬼神也

知義之所在而不為是無勇也陳氏櫟曰此章欲人不惑于鬼之不可知而惟用

力于人道之所宜為他日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蓋嘗驗之天下

之人其誦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

論語古義

卷之二

三十九

於民義者必不誦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

論語古義卷之一 畢

論語古義卷之二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 述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言季氏以陪臣而敢僭用天子之禮樂是可忍為之事哉而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

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夫子所論當時人物政治得失自今觀之

似或有不甚切于學者然孔門弟子皆謹書之者何也夫子嘗曰載之空言不若著之行事親切著明也蓋學將以有為也故泛論義理不若即事即物直辨其是非得失之為愈也如此等章實與春秋一經相表裏此當時諸子所以謹書而不遺也

三家者以雍徹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相助也辟公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

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用之乎舉其無知妄作之一端以明其僭禮大類如此

此通上章共為三家僭禮而發蓋夫子作春秋之意也當時之人視三家僭禮不徒不能規其非反舉之以為美談故夫子斥之以明其僭妄之罪且欲其聞而改之也夫位愈盛則責愈重祿愈高則任愈大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季氏魯之世節眾之所倚賴而其無智妄作如此既不足取信當時又非所以垂裕後昆故為人之上而不知學其

三家者以雍徹
與其其春
子曰大浩爾
之本
林松問

蔽必至於此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仁者德之本禮樂

者德之推人而不仁其本既無雖欲行禮樂豈為其用哉其所見者徒威儀節矣耳

林放問禮之本

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

與其易也寧戚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不仁之人雖欲用禮樂而禮樂豈為之用乎或曰仁者惻隱之克也何預於禮樂曰慈愛惻恤之心衆德之所由生萬事之所由立仁人之於天下何事不成何行不得況於禮樂乎

論曰七篇之書論語之義疏也故得孟子之意

而從退損雖以禮為教而必以儉為本其言及中者甚少蓋以儉可以守禮而中則不可執守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諸夏中國也亾無也視有如無

之謂此孔子傷時無上下之分而嘆之也

夫子每視時俗之變雖一事之小必重嘆之以其所關係大也今諸夏禮義之所在而曾夷狄之不若則其為變亦甚矣此春秋所以作也當此時雖周衰道廢禮樂殘缺而典章文物尚未湮墜孰知

諸夏之不若夷狄然夫子寧捨彼而取此則聖人崇實而不崇文之意可見矣其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遍覆包涵無所不容善其善而惡其惡何有於華夷之辨後之說春秋者甚嚴華夷之辨大失聖人之旨矣

季氏族於泰山

族祭名也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季氏以陪臣

祭之非禮也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若林放乎

冉有孔子弟子名求特為季氏宰嗚呼歎辭夫子欲

冉有之救止其非既而人其不能則又美林放以勵之亦救論之也

季氏舞八佾歌雍徹夫子既斥其僭竊今亦欲族於泰山故夫子欲冉有之救之也夫禮人之隄防也禮立則人心定人心定則上下安上下安則彞倫得以叙矣庶事得以成矣今季氏以臣僭君則是自壞其隄防也神不享非禮民不祭非類季氏為魯國卿而所為如此何以率其民不智亦甚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心也射乎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其或有所爭者必也於

射禮乎蓋明其所爭者亦皆以禮而他無所爭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

按儀禮

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照本文下而飲之語則與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不合竊謂不勝者下而獨飲無眾耦送解之禮也其爭也君子言雍容揖遜知此則其爭也便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以利害與人爭也

此言君子唯於射有所爭則見君子於事總無與人爭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何爭之有若與人爭者皆小人不仁不禮之甚也讀論語者至於夫子言君子諸章則不可不潛心覃思佩服體取若此章最其切要者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且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言其美質也何氏曰絢文貌凡畫績之事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爲文蓋言身章之美也衛風竹竿之詩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又言顏色之美與服飾之麗相稱其語意正相類子夏適不知畫績之事因讀此詩而有疑故爲問子曰繪事後素畫衣服也考士記云凡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子夏之所疑不在上一句而在素以爲絢故夫子專以繪事告之曰禮後乎子夏因夫子之言而悟凡物有其質也其質而後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其質而後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言能起發我之志意也夫子以其能會其意故以始可與言詩稱之

此章子夏之所問夫子之所答初只尋常問談而本非有關於學問及乎子夏曰禮後乎而始爲至

論也夫禮以儉為本至於風氣既開日趨繁文於是人惟視其繁文而不知其本之儉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知之故曰禮後乎苟非得聖人之意於言詞之表者其措詞豈能斷然若此乎林放問夫子之論而初知禮之本子夏因論詩而自悟禮之後非放之所及也

論曰詩無形也因物而變為圓為方隨其所見或悲或歡因其所遭一事可以通千理一言可以達千義故非聞一而知二者不能盡詩之情

子夏聞畫績之事而悟禮後之說可謂亞聞滄浪之歌而知自取之道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二國名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吾往既聞之而能言其詳欲證之於夏殷而之杞宋二國皆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吾能相證而傳之後世蓋聖人所欲言無證之說也

先王之禮唯得夫子而後能傳於後世言之則存焉不言則亾焉苟以其文獻不足而不言之則豈

非夏殷之禮自我亾之乎中庸曰上焉者雖善無
徵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故君子擇民之可信而
言之見民之可從而行之苟不察民之信從與否
而強為之則是誣之也若老佛之說是已凡渺茫
不經如存如亾之說皆足以起人之惑而啓其奸
異之心故無徵之言聖人不道焉仲尼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是也而後世儒者動稱伏羲神農黃帝
甚而至於論盤古燧人之世稱天皇地皇之名吾
知其非聖人之意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按經傳稱禘者非以其義

各殊此所謂禘者謂大廟之祭也蓋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廟而以始祖配之也魯以周公之廟為大廟而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大廟以周公配之也灌者方祭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自灌以前有禮之名而無禮之實及乎灌而降神始有其實故曰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若曰自始至終皆無可觀者也蓋魯僭用天子之禮故夫子歎之也

實本也文末也有此實而後有此又有此文而後有此禮苟無此實則禮文皆虛而已魯以侯國敢用天子之禮其亾實甚矣宜夫子之不欲觀之也其曰不欲觀之者甚嫉之之辭嘗曰居上不寬為

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亦甚嫉其無實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禘禮之意至深遠矣且以王者之祭故以不知答之

蓋為魯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手指其掌

示與視同指其掌謂明且易也弟子從獨見夫子言此自指其掌而記之也

禘者先王報本追遠之深意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苟通其說則於治天下何難之有益治天下之本在感應之孚而難以政刑智數致之故非德之至誠之極則不足與知禘之說而於治天

下亦不免以私意妄作幸其自治非見聞智慮之所能及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朱氏曰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夫子嘗言吾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

之則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以與上文相類故附記之

夫子之於祭祀盡其誠如此

論曰祭祀之禮人道之本於是不盡其誠則人道缺焉其復何言夫人本於祖萬物本於天豺獭之賤皆知報本報本之心人之至情故聖人

因其不得已之至情以止之宗廟具之犧牲陳之簠簋籩豆以伸其報本反始之情若於外神之祭或崇其德或報其功皆盡吾不得已之至情而已爾豈問其享與不享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聖人事神之誠如此禮曰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又曰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其嘆息之聲皆衰世失道之論而非聖人崇德之言也識者以祭義篇為亂道之書

可謂有見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

朱氏曰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際祭畢而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言天至尊矣非與竈之可比也苟獲罪於天則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明非但不可阿權臣雖君亦不可阿

天之道直而已矣夫火上而水下鳥飛而魚潛草木植而華實時善者天下以為善惡者天下以為

惡斯之謂直天地之間渾渾淪淪靡非斯道其欲以邪枉之道立於天地之間者猶投冰雪於湯火之中有遲有速必受其譴雖鬼神不能為之福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也郁郁文章燦然以致其盛也

聖人每惡奢而從儉今於周之禮則獨從其文之郁郁者何哉蓋道以得當為貴自治之道不可不儉朝廷之禮不可不備夏商之禮質而不備周之

禮文而得當此夫子所以特從周也聖人處事之權衡從而可知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大廟魯周公廟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或曰孰謂

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以知禮聞或人因此譏之夫子言不知而問即是禮也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之意

聖人之於禮固無所不知然但聞其名而於其器物事實則或有所未知者故始入大廟每事問耳亦謹之也或人未知道徒以講名物度數為知禮

故以此譏之夫子但曰是禮也其意以為不知而問何禮如之夫闕疑好問者君子之心也苟以此為心則智明識達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得故曰是禮也猶曰是道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皮革也布侯而撻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鄉黨習射之禮專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以人之力有強弱也曰古之道也者嘆今之不然也按射不主於皮今見于儀禮鄉射禮蓋古射法之語也

射之為藝其中可以學而能其力不可以強而至此古者之所以射不主皮也蓋世道之變治亂升

降之所由而分替者不可以復興汗者不可以復隆每一變必一衰故雖服御器物民俗歌謠之小君子必察焉貫革之興其變小也然世道之不復古於是可見此夫子之所以潑嘆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朔之禮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以為不行其禮徒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受猶惜也夫子言若汝可謂愛羊今我所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以我所以惜之也

禮理也羊物也禮隆則物賤禮污則物貴蓋禮隆則義為之主用牛不可則用羊用羊不可則用豕故禮隆則物賤也禮污則文為之主循物則為禮違物則非禮故禮污則物貴也及乎其益衰也則人惟以物識禮而禮因物而存亡於是物益貴焉故存羊即所以存禮也子貢欲去餼羊其未達於此義乎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魯之人士仰夫子之聖德久矣而夫子自以臣子之禮處之於事君之禮自莫不盡且春秋時不見事君之禮故時人見夫子事君盡禮以為諂也

此夫子傷當時之薄俗而歎之也人臣之於君以盡禮為本諛夫子以為諂者本非昏愚柔懦之人必是揚已敖物不知遜讓者之言其流必至於賊道故君子惡焉荀子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非也王侯豈可輕者耶其輕王侯者適其所以不知道義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

以尊臨卑易以簡故為君之道在使臣以禮以下

事上易以欺故為臣之道在事君以忠君而無禮則失臣臣而不忠則身戮故聖人之言猶規矩繩墨乎從之則吉違之則凶所以為天下之極也非若佛老異端之書可以高遠奇特求之而得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也蓋關雎之樂其聲雖樂而不至淫雖哀而不至傷使聞者自得性情之正故夫子贊之

此專美關雎聲音之盛而言當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章參看夫聲音之妙可以感動鬼神而況於

入乎關雎之樂能合於中和之德而歸于性情之正夫子之所以取之也蓋樂者人情之所宜有而哀亦人情之所不免苟欲去人情之所宜有則至於絕物欲滅人情之所不免則至於害性但關雎之樂其音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聞之者邪穢蕩滌渣滓融化自得性情之正樂之至美者也然而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詩其本也苟讀詩而善得其志則聲音自在其中矣按小序云關雎者后妃之德也本不言何王后妃蓋言后妃之德

宜如此鵲巢關雎之應也其序云鵲巢者夫人之德也亦不的言何國夫人則所謂后妃亦不片言何王后妃為是今觀小序之作其首句文辭古與實出於古人之手其為國史之作明矣其下云云者猥瑣鄙俚不足觀之且自相矛盾不可據以為信故今據小序首句為斷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古者建邦立社必植樹以為主王者受命王天下必改前代之制以新入之觀聽二木皆老蒼堅強隨地能生故三代建國自王朝至於侯國

捕之以為社主至周兼寓使民畏刑之意蓋以古者戮人於社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從解周人用栗之意如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言凡事不可復解說已遂矣不可復諫止已往矣不可復追也孔子以宰我所對既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發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人君之德莫大於愛民故古之君子與人君言必以愛民為本救民為急夫萌孽之生灌溉培養之猶恐其或不得生矧可屈折剪伐之以殘其生乎故可啓人君殺伐之心者君子諱言之恐其傷仁義之良心也孟子曰君子遠庖廚蓋為此也夫字

之深責宰我宜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者所以成其用也春秋

傳曰霸王之器是也器小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

或曰管仲儉乎

或人疑器

小之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三歸義未詳或曰臺名攝

猶兼也家臣每一人必兼治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後

然則管仲知禮乎

為禮者好

儉之為知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

不知禮

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內以蔽內外也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黃

氏震曰反坫累土而為之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凡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墻之類按汲冢周

書云乃立五官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

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而為此外向之室世遠不可知此皆諸侯之禮而管氏僭之夫子所以譏

其不知禮也兩說如此然近世多從黃氏之說

以德行仁則王以力假仁則霸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自世俗觀之其施為事業固為赫赫焉然止於

此耳若使管仲聞聖賢之學唐虞三代之治豈難

致哉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治曰割雞焉用牛

刀謂之物小而器大若管仲之相齊專尚霸術功

利是務不能致主於王道是割牛用雞刀謂之物

大而器小宜夫子譏管仲之器小也後之居宰職

者不可不知所從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語告也 大師樂

官名翕合也聚也言樂有八音初起氣聚而不舒矣

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

也以成

從讀為縱放也純和也言樂之既放和而不乖猶五味相濟以相和也皦明也五音六律

明而不混也釋相續不絕如貫珠也成樂之一終也言樂之節奏如此故其感于人心者亦然

當時音樂殘缺伶官唯知論五音六律而不知樂

之節奏有自然之序而其和在於絲毫之間況於

其通性情心術之微者乎夫樂之於天下猶柁之

於船或左或右隨其所轉將之於卒或進或退從

其指麾治亂盛衰每與聲音相通故夫子為大師

一一指點而示之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朱氏曰蓋賢而

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朱氏曰喪

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文教用之蓋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天下久亂道將自絕故天將使夫子為木鐸詔道於萬世一時得喪豈足以為慮乎

門人親愛夫子浚矣故不得不以其失位為患封

人一見夫子，遽以木鐸稱之，其所以慰喻弟子者，至矣。蓋不以一時得喪為患，而以木鐸萬世為幸。其見可謂卓矣。嗚呼！異哉。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美者如鐘鼓管籥之音，干戚羽旄之容，是也。善則指其德而言，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是也。舜以得遜而有天下，武王以征伐而得天下，此韶之所以盡美盡善，而武之未盡善也。聖人右文而左武，崇

德而惡殺，故其言如此。蓋論其樂云然，非論舜武之優劣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者以寬為道，而不欲好察禮以敬為本，而不在于文飾喪以哀為主，而不在備物。居上不寬則下無全人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則本實既亾，何所觀感邪？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知。

言里有仁厚之俗，人猶以為美，而居

之擇所以處身者而不於仁豈得為知乎

此言居之不美輒可遷徙處身一失其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然人皆知釋居而至於處身則不知辨其是非多失於不仁是不智之甚也斯之謂不知類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者久困則為非久樂則必驕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謂安而不遷而行之言安仁者與道為一故其處約樂自不足云利仁者堅守而不失故能處約樂也

不仁之人雖一旦勉強然無其德故久處約則濫

久處樂則驕唯仁者之於仁猶身之安衣足之安

履須臾離焉則不能樂是之謂安知者之於仁猶

病者之利藥疲者之利車雖不能常與此相安然

滋知其為美而不捨是之謂利夫飽仁義者不願

膏粱之味文繡之美萬物皆備於我而富貴貧賤

不能撓於其心豈能處約樂之足云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以愛為心故好惡得當而不失

善善常不及惡惡必過人之通患也故以愛人之心待人則善者固得當而不善者亦不至過惡若

以惡人之心待人則善者未必得當而不善者必
至於過惡此所以惟仁者能好人惡人也
論曰宋儒以仁為理故以好惡當理解之即明
鏡止水之意也蓋以無情視仁無欲解仁而不
知仁之為德雖有淺深大小之差而未有不自
愛人之心而出者也故唯仁愛之人而後能好
惡得當而不至於有刻薄褊私之弊書曰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此仁者之所以能好惡人而與
好惡得理者不同且而語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言心之所向總在於仁則自無為人所惡也
仁實德也總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
無為人之所惡也

論曰宋儒之學持論過高嫌乎恤人之怨惡為
狂道故解無惡以為無為惡之事矣此非聖人
之意蓋已有可惡之實而為人所惡者固其道
也改之可也已無可惡之實而或見惡者雖君
子所不得免然聖人每教人以無怨惡于人者
何哉世議甚公人心甚直苟為容悅則人必以

容悅且之苟為面諛則人必以面諛多之欲為
入所容而反為人所賤其唯志於仁則不求為
入容而寬裕慈惠人自不怨惡焉此聖人之所
以貴無怨惡也詩曰在彼無怨在此無射庶幾
夙夜以永終譽夫子又嘗答仲弓問仁曰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
已聖人之意可見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貧賤者人之情也然君子之動必以其道故苟不
以其道則雖得富貴而不處得貧賤而不去也所謂
道者即仁也故下段終言之孟子稱伊尹曰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不以天下不顧亦此意爾
去仁惡乎成名君子之所以名為君子者以其存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
之意顛沛偃仆之貌此申言終食之間其無
違仁如此非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

此又言仁者安仁之意或曰仁之德大矣何獨以
富貴貧賤言之耶曰自古之人固有見危授命犯
顏諫爭奮然不顧身者然至於富貴貧賤取舍之
間則不能不殉物而動心唯君子之心常安於仁

故不處於不可處之富貴而不去於不可去之貧賤此其所以首而言之也而至於終食無遺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端言仁之成德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尚加也言

下何善加之若夫惡不仁者誠知不仁之可惡猶惡惡臭亦可以為仁矣然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加於其

身耳與好仁者固有間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為仁由己而由人哉苟能一日用其力則仁斯至矣唯人不肯用其力焉耳豈有用其力而不足者哉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言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或有者哉

之矣然我未見之也耳再言此以斷無有力之不足者也

好仁者德之至也惡不仁者有所不為也好仁者

視人之不善猶哀憫之而欲其與人于善也惡不

仁者視人之不善猶鷹隼之搏鳥雀必痛拒絕之

二者甚有逕庭俱謂之成德非也或曰夫子嘗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而此亦曰我未見者

何哉夫仁者人心也何遠之有但仁以誠為本夫

子難其人者蓋以非仁之難能而誠之難致也好

仁者惡不仁者其等雖異然皆發於誠心非勉強

之所能及此夫子所以言未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朋類也指親戚僚

友而言

此為以過棄人者發凡人之於過不有無由而妄生者必因其親戚僚友而過故曰各於其黨正見其不可浚咎也曰觀過知仁則亦足見其就此而猶有可稱者也孟子曰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是其所以為周公也蓋聖人不浚責人之過者以人有自新之途而悔過自改則亦

猶夫人故也

論曰人之過也不生於薄而生於厚何也薄則防患遠害為身之計全而趨人之患緩故得無過也因薄而過者間或有之然因薄而過者直謂之惡而不得謂之過也非聖人之至仁則孰能知過之可宥而不可浚咎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言人之不可不聞道其急如此

此為託老衰或罹微恙而不肯為學者發夫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為人而不聞之則虛生耳

非與雞犬共伍則草木與同朽可不悲哉苟一旦
得聞之則得所以為人而終故君子之歿以終言
其不斯滅也或曰朝聞夕歿不亦太急乎曰不然
也人而不聞道則雖生而無益故夫子以朝聞夕
歿為可者晁示其不可不聞道之甚也何謂太急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朱氏曰心
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乎
衣食以取足奉口體雖惡何足恥焉士而志于道
其心既知所嚮矣而又恥惡衣惡食則其終必至

於枉道殉物其不足與議道也必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朱氏

曰適專主也莫不取也此從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事無適無莫可取則取可捨則捨可去則去可就則就唯義之所在非惟我之從義義亦與我相從而不離也

義者天下至密者也故精義然後能得無適莫非
無適莫而義之與從也蓋無適則莫無莫必適不
能不倚一偏其無適者異端之不立一法也無莫
者俗士之不知所擇也唯君子精義之至無所偏
倚而後自能得無適莫焉夫子嘗曰無可無不可

蓋無可無不可之間自有義存非無可無不可而
又以義為主也其謂無道以主之幾於猖狂自恣
者謬矣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歸也土

者謂身之所安也
刑法也惠恩惠也

此言治君子與治小人其道自不同也懷於德者
不以利動惟善是親也懷於土者有恒產者有恒
心也懷於刑者心樂儀刑懷於惠者惟利是親君
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所以懷之者自不同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孔氏曰放依也依利而行言
每事必依傍於利而行之也

多怨謂多
取怨也

無怨德也多怨不祥也君子以義為主故雖損於
人而人不我怨小人以利為本故雖無損於人反
多取怨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禮讓以德而言禮以制
度而言何有言不難也

此言以禮讓為國則人亦化之何難為之有若不
以禮讓為國則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況於治

國乎古者專以禮為治國之要典猶後世之用律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朱氏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人之實

此章亦聖人之常言學者之準則不可不聽受佩

服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吾道猶曰我之

謂貫統也言道雖至廣然一而不雜則自能致天下之善而無所不統非多學而可能得也唯者應辭曾子直受之以為己之任猶參子曰請事此語之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

則於人無物我之隔能付度人之心則瘡痍疾痛舉切於我身矣曾子以為忠恕足以盡夫子之道也因為門人述夫子一以貫之之旨如此

夫道一而已矣雖五常百行至為多端然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至一可以統天下之萬

善故夫子不曰心不曰理唯曰吾道一以貫之也

蓋忠以盡已則接人必實而無欺詐之念恕以付

入則待物寬宥而無刻薄之弊既忠且恕則可以

至於仁矣豈復有他岐之可惑者乎哉故夫子曰

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特以忠恕明之其有旨哉
論曰聖人之道不過彛倫綱常之間而濟人為
天故曾子以忠恕發揮夫子一以貫之旨嗚
呼傳聖人之道而告之後學其旨明且盡矣夫
子嘗答樊遲問仁曰與人忠子貢問曰有一言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子唯曰其恕乎孟子
亦曰強恕而行求仁無近焉可見忠恕二者乃
求仁之至要而聖學之所成始成終者也蓋忠
恕所以一貫之也非以忠恕訓一貫也先儒以

為夫子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惟曾子有
見於此而非學者之所能與知也故借學者忠
恕之目以曉一貫之旨豈然乎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曉也猶四體不言而喻之喻言觸物隨

事自能通曉也

此言君子小人所好不同故心之所趨從殊君子
之所好在於義故其曉於義也甚速小人之所好
在於利故其曉於利也亦甚速學者以此自省則
庶乎不至為小人之歸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朱氏曰思齊者冀已亦有

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

此言見入之賢不肖皆不可不反求之於已也人之常情見賢則必忌憚之見不賢則必譏笑之非惟不知反求於已適足以害其德也夫見賢而不思齊無志者也見不賢而不內省無恥者也無志無恥者所謂自暴自棄者而不可與有為也必矣子曰事父母幾諫幾微也幾諫謂微詞以諷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不違者謂姑順父母之意而不違已之諫也勞慰勞也

諫父母之道尤忌徑直要在微婉其詞以委曲諷導之焉耳若父母有過而不諫則陷親於不義諫而忤親之意則亦為不孝唯能敬能勞不違不怨而後為能得事父母之道也苟如此則父母之心亦有所感而諫得行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鄭氏曰方猶常謂可遊之方也

人子遠遊則為日久廢養多而不能使父母無倚門之憂故曰不遠遊其遊每有定所而不事漫遊則無所貽憂故曰遊必有方范氏曰子能以父母

之心為心則孝矣可謂能發孝子之心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母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重出凡諸章重出者蓋夫子屢言而門人互錄之意味深長學者宜深玩而詳思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德

此言常記父母之年則見其壽以為喜見其衰以為懼喜懼交臻而愛親之心不能自己其不可不知也如此聖人之言天下之至言理到此而盡矣

教到此而極矣不可以其語平易而忽諸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之不

此言出言之易而躬履之難也夫言而不稱可恥

之甚也古人尚實而不貴華故恥之如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者檢束之謂言修身處事皆當檢束也

聖人之言猶著龜神明必應必驗此言至淺然從此則得遺此則失必然之理也不可不篤信而淺守之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包氏曰訥遲鈍也

此夫子言君子之心以勉學者也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自不能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朱氏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

有鄰也然之理也故夫子言德之既成必無孤立之理以定學者之志亦祿在其中之意學者惟當惠德之

不成而無以饑餒為心害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煩也

此言事君交友皆當以禮進也若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則為臣取辱為友見疏當自戒也故事君者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則不辱矣與朋友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不疏矣

論語古義卷之二

